

續

耆

舊

續耆舊卷四十四

全祖望謝山選

思廟遺紳之二

王涪州嗣爽

徐都御史殿臣

王涪州嗣爽字右仲一字于越學者稱為偏翁先生都御史應鵬
之從孫也萬曆庚子舉人教授黃岩宣平知宿遷縣左降建州
幕知永福縣永福臨大溪奸民多以米餉海盜皆倚巨室為護
符先生嚴禁之吏部郎邵捷春以書請先生復書力言不可捷
春謝過自是無敢干禁者恃西賢之力卹鹽商之困百姓為之
誦曰王明府好官惜不會得錢耳迂知涪州復不善事上官得
遣置會稽年七十矣猶執贄于戴山劉忠直公之門喜曰吾以
罪失官却以罪得學可謂失魚而得熊者也時陶石梁亦講學

先生與之往復不深許之獨折節于戴山嘆曰若知學統有在
惜不旦罷官丙戌年八十矣有司迫遣登舟朝見貝勒先生至
慈水棄潮逃去信宿而返自今入生不幸至此但有所死而已
予則反祈不死或猶見中興之日其倔強如此時方註杜畢曰
吾以此為撥可長饑也又三年卒其餘見景堂傳予讀先生論
學諸書毫芒不絕深有得于戴山之傳固不當以詩人名即以
詩人言亦盡、忠孝之音也

涪州詩已見泉堂所錄但甚寥問因念涪州密漢齋前集
終于崇禎丙子而其卒在改步以後督井秘篋必有不得
見于當時者同學葛君繩先涪州家世姻也泉堂之果得
集千卷斐然忠孝之昔而詩律亦愈老愈細因嘆諸公卒
于改步以後者多矣安得如涪州之集歷劫無恙重于世
者予日望之

小兒言有序

外孫鯉兒尚穉見予衣敝問何不新製予戲云無錢對云
翁曾做官何之無錢問其言不覺太息設官為民豈為錢
耶而今以後錢為官業習尚所漸童心亦轉民烏得不窮
而世安得治也記以志慨

羔羊違俗未稱賢鼯鼠成風不覺慙黃口小兒猶詫我做官那

得會無錢

哭劉念臺先生

奉譴投于越天緣晤哲人官途頻起倒家計轉清貧久作川瀾障今為社稷殉以茲徵講學真不愧先民

檄使守推啓行舟次書懷

富貴不如貧賤好尚平豈獨達人情也知世亂言當驗直到身
嘗意始傾何路遂堪訪岳去此身那得朝王行錢塘江底尋骨
老才說分明死勝生

寄哭林三府福愛先生 二首

公諱玄以甲科官監司謫判吾郡卒貧不能殮予素杜
門聞而傷之為寄薄賻哭之以詩

黃流滔大陸勺水擁孤清祇是率真性元非干令名
寒星更

落魄死目猶明哀病艱扶服憑風寄哭聲

何曾輕下泪此日一沾襟同病無情痛知交不面深人方憎苦節鬼亦爽靈心琢賜終難覲珠遺杳莫尋

遣懷

荒野才來驟驚餘老泪垂風前都是草日下更無葵率土悲弓劍神京擣蕨蒸誰將阮生哭移到賈生時

行在盡為家留都路豈賒誤看夷則鏡失駕指南車效死心無愧如傷視有加千年遺詔血莖作海天霞

上數南廷有科臣阻之而棄帝降賊

誤朕是群臣皇言萬古嘖引君趨死地媚賊啓重閨誰秉畀爰火却銷作幻塵被除天地淨別產吉祥人

捐助開貪經窮搜不說贓幾何充國計什九在家囊公帑都如洗民指大可傷師行苦糧食尚父失鷹揚

先皇天不弔，繼起倍須憂。
半壁覘完壁，行舟鑒覆舟。
列宜陳力，就才要闢門。
求衣初今何似，風波卒未休。
江北有符堅，江東無謝玄。
圍棋未暇賭，絲竹且須捐。
鶴去重霄外，風窻六邊休。
憑天塹險，不說好投鞭。

徐都御史殿臣原名之墀至省試始更名字玉清一字心水刑部
郎承烈之子崇禎七年進士以行人擢試御史時兵侵並亟度
支日誦先生疏言南北計臣非人宜慎選又請復驛遞驛遞者
流寇所以致亂之由也論者是之先生出漳浦門下頗喜學漳
浦侃侃論事遂為權近所側目已而授御史提督南京學政前
學政為徐御史之垣亦鄞人有以飛語譖于上者未上左遷山
東按察僉事先生以親老乞歸南京繼陷破家輸餉召為右僉
都御史不赴已而奉父入山海師擱入海地縛先生去置水泡
中索餉數萬幾死賴故人周容以免已而又以故國選臣被羈
于杭久之成疾悒悒而卒先生薦于友誼未遇時與陸壽祺善
病與之訣許撫其孥卒踐其言癸未同年董往襄卒于京殮而
歸其櫬雅稱周容之才卒以是得其力其詩自永嘉四子入手

神動天隨風流自喜難後殘水剩山沁人肺腑惜尚未見其正也

先生香眉閣集藏于張丈魚溪家漁溪為董丈在中之婿而在中則先生婿也前此妄男子選甬上詩漁溪不之畀至是嗣子寧永以畀予微張氏父子先生之集且不傳矣武陵以奪情大拜石齋師疏諫面諍謫官江幕戊寅九月餞于三祠師舉

嘆息高秋雲未澄直臣未得位凝承夢隨孤鷺飛江閣身伴間鷗咬海陵忍聽同車歸雨雪但驚初履漸霜冰匡山不借細常力耐可柑鸚在在登

同人猶笑洛陽狂苦不知時幾已將誰繼翰林成四諫首開言路盡三綱天恩幸許從黃石臣血原甘化碧義慚愧乘槎新幕

客且聽漁唱過滄浪
閩有黃石街

住邱宿李金吾園中

金吾庭院夜聲秋
半入吟情半入愁
年過終軍空建節
人同王粲獨登樓
為憐樗馬愁相似
忽聽荒鷄舞未休
明日白溝南北望
止揚雙泪向吳鉤

續耆舊卷四十五

全祖望謝山選

思廟遺紳之五

陳太僕朝輔

四香居集

周太僕晉昌

葭露閣集

水尚寶佳胤

沙上吟

徐太僕之垣

在澗樓集

徐戶部家麟

願閣集

陳周水三君皆挂党論而陳周名麗爰書水則于思宗時為周申雪遂亦陷焉吾鄉荐紳當啟禎時稍能自潔漸消故相之門戶矣三君不幸而墮此然以鄉論定之陳太僕固謹厚人尚寶亦然周則豁刻為人所畏其與李尚書崧仲為隣至于不相聞問成為昆袁之讐是則怪矣予之采詩以人為重故于三君深有遲疑免而思

之三君始則失足及夫元黃戰野廟社為墟而三君者
或傾家輸餉或竭力戎行蕉萃江潭甘以亡國大夫自
處則亦可謂善其持晚節者矣假令倒行逆施如涿州
之馮溜州之張亦復無可誰何矣是則三君尚有彼善
于此者也爰合錄其詩為一卷而以徐太僕徐戶部終
之太僕平日無玷惟蘄州失守以學臣衣婦人而逃是
則可怪者戶部在京蒙難南中幾有鄭司部之誚然國
亡之後太僕披溜戶部逃于酒人皆以憔悴放廢而死
亦稍足以自湔洗矣

陳太僕朝輔字平茗一字葺菴萬歷四十四年進士累官監察御史乙酉進太僕少卿其所居在竹湖有四香居雲在樓桂松軒極林泉之勝尤多藏書甬東詩括選家四人太僕其一也所著有葺菴集子自舜為證人書院高第別有傳

予嘗見太僕有哭萬公元白詩則知其陷黨案良死非本意益嘆人之立身不可稍有蹉跎也

支頤四首

支頤論往事興廢簡編同所恨年逢閏何時日再中錢唐潮未白博望燒先紅扈駕當前至將軍第一功

王師無野戰之子戒專征期會喧天沸旌旗夾岸營因粉非禦敵無餉合休兵海上孤軍揮生增是老成

朝辭金殿去暮宿墮陽村紫炁風雷擁黃塵日月昏台衡仍甲

第帶礪自侯門巡狩吾王事相將慰子孫

感 西征事道遙河上時敢言崇侃侃慎密故遲遲金印時看
肘芳尊日月移猶勞掄髦士一紙望賢師

吊陳本叔

巾子山頭汗漫遊忽來驚坐跨前修詩成咳唾真珠玉氣壓齊
梁貫斗牛煉石女媧天未補填河精衛勢難收堪嗟臣力今方
竭節義文章孰與傳

周太僕昌晉字晉然一字自昭同知蘇州應浙子也萬厯四十一年進士累官督學御史時族父尚書觀察兄弟並里居焉林泉雅會太僕以子弟叅焉已而坐党論乙酉進太僕寺少卿太僕居湖上所築葭露閣平遠明瑟可觀子致泰亦工詩別有傳

葭露閣

生事于今付十洲
蒹葭高閣正宜秋
古初亦有巢居子
近水還同一葉舟
便使烟雲親几席
更隨鷗鷺學沉浮
分來清影光邀月
百頃湖光咫尺收

水尚寶佳胤字同若知丹陽縣卿謨子也天啓壬戌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左遷行人量移議部郎督學湖廣叅議備兵建寧後左遷廣東羅定僉事應叙復矣吏部又镌其秩乃引歸初尚寶為周侍御昌晉申雪其麗名党案為過以是為議所不許累起累

蹶至是鄭太宰三俊猶以前疏之故不令還朝報王召為尚寶
辛卯卒尚寶園亭之勝甲子甬上其城北一區為楊憲長叔向
業而擴大之曲池怪石至今雖荊棘中猶令人低徊無已云

徐太僕之垣字心韋天啟乙丑進士累官江南提學御史癸亥進太僕寺少卿難後削髮為浮屠居碧溪蘭若中所謂在澗樓者也彷彿常藝錢氏絳雲結搆其自題曰早已覺來渾是夢譬如死去未曾埋亦可哀矣予少曾見太僕詩大有可採者惜其子孫不甚收拾以致在澗樓集散亡殆盡今錄二首

贈孝子范驚

我聞古來大孝人生無殊節表嶙峋又聞至性多孺慕婉婉萊裾舞婆婆范生與我同閑居早歲怡香萬口譽乃翁秘授岐軒術一寸刀圭僵肉活奇功爛熳濟人多徧地春風起大瘥昔年父骨埋章水伐髓烹骨徒為爾哀號蕉骨踏山邱有神告之莫驚憂比之信慈訓為屯千古希聞靈所謂上天感之復生君孝德綿綿種吉門嘗搜異事人傳久剋股何人擅不朽誰將良史

北天朝咫尺褒書 外遙

徐戶部家麟字石容一字蒼交其先本慈谿人徙鄞崇禎癸未進士江上授戶部主事少為黃公端伯所賞是時江浙社會極盛蒲蕭之役有舉必豫者甬上首推董次公陸文虎董天鑑萬履安四公其相繼者則華嘿農王石雁林荔堂而戶部亦稱皆盛以氣節自任丙戌而後蕉萃窮愁戶部飲酒素稱大戶遂與天鑑日為沉湎之役晨夕過從少醒多醉錢墊菴朱柳堂皆其伴侶也所著願閣集四卷戶部當甲申時在京蒙難南中流傳謂其委蛇賊營嘗授西淮防禦之命天鑑力白其誣而荔堂頗歎之事雖難信幾不免有鄭司戶之消矣惟是亡國以後志節有可稱者則前此爰書或未數也其集載傳已失去予為求而得之老友董愚亭謂其纖不弱自有可傳乎以為知言子勛別有傳

蠡城坐雨

談話支連夕，新寒犯一樓。
搖紅惟對燭，漲綠正宜舟。
樹老山陰色，兵雄海國秋。
錦衣歸自好，力戰在同仇。

思歸

越山雖好不容愁，兀兀清歌去去舟。
兵火半殘陶令菊，風烟常滿仲宣樓。
如何健筆能驅虎，只此輕衫又送秋。
老至須眉徒自弔，乾坤破碎本無籌。

董天鑑書屋為賊將所踞詩以廣之

問字玄亭在，驩然已挂弓。
貧非才子獨，飲可老兵同。
彼或尊儒術，人誰擅武功。
躍呼鷹馬氣，掩耳不須聽。

同人集飲西軒

雲水衣裾一室并，彩毫未肯游專城。
天公夢短身猶健，葉底花

前鳥不平新擲蔬羹聊餉客醉提蔗杖沒好兵春留委巷輕
擲倦許相過恕送迎

游西湖二首

十年不識錢唐路今到翻疑是夢中巒翠難分南北寺舟輕易
颺往來風數灣碧水通仙宅一帶蒼烟沒宋宮何處吾家表忠
觀幾回搔首問漁翁

躍馬登山松四圍梵王宮殿鬱崔巍老僧迎客來幽徑少女焚
香上翠微鷺嶺樓高滄海濶冷泉流急濕雲飛

可怨

五風十雨問洪鈞未必游談客負秦天下甚寬非寡侶意中深
信不多人座涼酒煖家園隔馬瘦雲肥道路貧使學老僧空物

類低頭無復氣斷斷

續耆舊卷四十六

全祖望謝山選

砌里三李之一

耕石老人李文純

砌里三李者戒菴先生最長次之為礬樵先生又次之
為杲堂先生三君無日不相倡和其小胥持恃相往復
者旁午于道而風節之高亦稱鼎足杲堂嘗言詩亦有
種吾家自賔父子年封若諸先生以來在吟社今日又
稱一盛誠清門之佳話也嗚呼詩誠有種然安得綿綿
延延世長齊盟以先其先乎願與諸故家子弟勉之
耕石老人李文純字一之又字姬伯學者戒菴先生稱之四川提
舉榘之子也諸生丙戌以後棄之李氏于滄桑之際多志士而

門戶亦幾以是破先生最與王評事石雁交契蓋逸于五君子之謀然智計深密而外晦其迹故得免于連染自是遂匿影奉化之求村事定始復入城亦終不輕見一人喜為詩亦不輕予人倡和嘗自嘆曰昔人恨無知己欲以青蠅為弔客吾猶嫌其開若枯竹頑石相與賞心風味殊不思時見大父贈公儗居先生齋西諧之曰夫青蠅豈特嫌之而已也夫北都之青蠅陽羨烏程武陵韓城德洲并研是已夫南郡之青蠅貴陽懷寧常熟宛平揚維垣忻城誠意是已夫越都之青蠅咸曉之張中貴之李閣中之田謝是已夫是營之者棄時而化不可方物為鬼為域為梟為獍方且投畀豺狼尚憂不食不謂但移床以遠之閉門以拒之如戒菴者猶忠厚之論矣先生為之歎歔流涕相對不語者數日先生雖謝絕一切然此中耿耿不能自禁試讀其

溯洄京口風利石城之句猶然丁鶴年海巢中空光綸旅之望也庚申年八十五卒先生少侍父入蜀即為撫軍都御史曠昭所賞結為忘年之契其將歸也舟行已數里矣夫且暮忽見有車騎遡江夾道而來燈火熠熠如畫一史馳呼李公子則都御史來送別也先生垂老語及知己之感輒泣然先生本有負郭之田喪亂盡失之一貧如罄然不改其樂少年喜作西崑一派詩其填詞亦直逼柳屯田晚年詩格一變諸體畧具先生歿後其子携集入閩將為開雕舟過富陽盜劫其篋并集失之家藏副本祇瓢貯一種而其餘不可問矣先生砌里諸李居道南者為南李居道西者為西李南李世擅風雅北李世擅官達南李自賓父兄弟後一傳為子年兄弟再傳為封若子弟三傳為昭武兄弟人各有集北李之以詩人稱者自先生始

先生之自序曰歲老貧病蔽竹長蒿席門無綴流連風月
樂有餘間陶公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謝公曰理以相
得為適然則景物無窮誰當寄意興全安能以我心神贈
人怡說故集中投贈還往者十無一二非敢謂遺世獨立
又曰詩之為道寧刻無庸寧澁無庸心血濡縷浮躍紙上
孤反峭削自有可傳皆先生之自述也

兵去樂

彼誰者馳驅錦韞瑜貂襜褕橫刀躍馬騁道街少觸犯之遭譙
呵今始安步走路隅昔愁嗟今行至樂哉兵去樂若何一解我有
屋兵居之我有粟兵據之我有妻子曾不得一朝而安添薪執
炊無甯時高堂大宅積為屎黃紙下無期累累就道駕青螭昔
來一何悲今去一何嘻樂哉兵去樂若何二解朝出東郊暮返西
郊臂鴈牽犬其樂璈璈隴樹權為薪墓木紛載塗大兵執斧斤
中兵挽牛車小兵不便語即便罵蠻奴彼蒼者胡為乎樂哉兵
去樂若何三解東市街西市街百貨駢集如塵埃遙見辮髮三五
輩屠兒販婦色如灰大及鷄犬小及魚蝦公然提携痛不敢嗟
須臾捆載滿天車臨行羅拜呼大爺一朝撒去市無譁樂哉兵
去樂若何四解兵去耶兵去耶兵來殺賊賊來猶可兵來殺我百

家逃一路哭出無襦入無屋誰令者兩提督兵來不得飽半菽
兵去類垣破瓦死赤足樂哉兵去樂若何五解

續耆舊卷四十七

全祖望謝山選

砌里三李之一

李駕部文纘字昭武一字夢公學者稱為鑾樵先生少以詩古文詞受知尊宿天啟丁卯年二十一為叔氏封若先生作寒香閣賦楊高堂南仲見而驚曰軼齊梁而上矣兼工書畫時稱三絕錢忠介公起兵諸李最先從之者先生也授駕部郎疏附奔走其間已而事去其中之悵悵者卒不可化丁亥夏由天台故道入滄洲因謀從王于閩滄洲諸公方倚先生以中土之事勸其歸于是連染五君子之難方難之初發所復帛書中人自必死夫己氏亦請一綱盡之賴華公過宜獨承其事而里中義士亦營救大行金帛故五君子外多得先者然諸公廷訊不能不

為遜詞以求免而先生獨強項軒軒不撓華公嘆曰君故文弱
諸生耳不意骨力若此先生在囚中日與同難楊公圓石分賦
雁字詩一月之中遂成卷帙未幾司獄者盡取諸囚分繫他所
而獨留華公相傳以為大吏將獨殺華公而釋其餘先生獨自
請伴之司獄者大駭乃憐之曰汝不畏死耶先生笑曰白首同
歸吾亦何恨適事評倪公端亦以蓄髮被首下獄三人共一
狴戶江與歌傳奇中不王不肯屈魔鬼綿纏頭諸闕以為笑樂
遂伴華公過冬明年再訊先生終不屈而華公亦力辯之乃放
歸先生嘆曰過宜生我過宜之義我之慚也雖然我不求生過
宜自成其義耳嗚呼過宜何曾死我虛生矣已而楊公圓石亦
死先生以其子駒娶其女因撫之追踐囚中之諾也已亥蒼水
長江之役間道歸至天台先生過之途中時關津戒嚴以死士

術之得復入林門亂定遨遊四方以老皆仿謝翱為遊錄嘗遊
山西之潞陽其地苦寒一歲中惟盛夏無雪先生二月至雪後
二尺有餘其厲齋有長松風吼濤奔銀浪潤潏先生欣然著書
其下題曰峻聽雪或曰雪可聽乎曰聽雪聾者先儒番禺黃哲
所自著也陸居無屋舟居無水安在雪之不可聽也此一義也
且年來邀骨忍寒長携冰霜一卷倔強如昨累與膝六僵臥戰
勝于衽席間而豪氣轉上豈向春而反怯乎縱經年雪不可化
亦聽之而已委身任運又一義也蓋其志垂老不衰如此始終
手書衆人皆請我獨濁凡數十過碎而嚼之乃卒先生學極博
生平露抄雪纂手錄三千餘卷上自星緯律厯方輿禮樂名物
以至詩話叢說無一不具嗚呼依稀宋儒王厚齋之風及我公
寶慈以戍來郢先生從之講學益深造自得又私淑高志憲公

之學國難後入秦尤與李仲甫相契晚年尚作山楷薈萃羣儒
言其所著于三禮則有註疏詮集于易則有古存于春秋則有
魯書皆不肯苟同宋人之學其詩古文詞曰殖閣草曰跪石吟
曰賜隱樓集其緝香諸編有三巖聽雪有石臼間課有鹿溪新
語有井中錄今皆散佚少傳者惟鹿溪新語存

先生嘗作江漢先生趙復論曰江漢歆死節以姚樞進傳
道之說遂委蛇從之道之不行也其何以明可謂不知當
務之急者矣吾嘆其死之本不勇也樞其仕元其不能成
人之美更無足論吾獨不能不為江漢惜也後世有托于
國史取寄而覩顏二姓者則皆是一言為之厲也又序董
戶部次公擊蒲集曰天下義氣所在一哭足以震之漢高
祖而哭義帝遂破項羽漢之所以興也鄧艾入蜀北地王

譔哭于照烈之廟而死之漢之所以雖亡不亡也次公于
丙戌三日請哭臨先帝于朝堂即高帝之哭也國亡徧哭
所知之死節者即北地王譔之哭也二陵風雨黃髮酸啼
青阪陳濤少陵悲咽次公烏乎哭諸哭諸詩可矣又作蠅
虎說曰小兒輩所壁間蠅虎十餘枚置甕中緘其口仍補
蛇數十餉之會爭咬至盡則自為粮哺大吞小強噬弱展
轉畢命止餘其一更無所食飢且斃乃餉以黃豆一枝其
虫始蠢二然少焉兢兢然免而奮身搏之堅不可食盡力
不捨遂抱豆以死小兒輩乃取其豆置案間凡蠅虎集稍
近去豆五六寸許豆輒能躍起擊殺蠅百中不失以為怪
樵聞而嘆曰精氣之所感可怖哉古人積其精誠或上感
慧與虹與霜或遍怒濤狂風赤旱或旁感禽鳥其斯之謂

哉夫蠅虎之食蠅其性也且則飛其類也今不令免死之
蠅虎搏蠅而碩能令碩且擊蠅者蠅虎之精傾于是且遂
發其氣于豆而騰擲之夫以碩且而可以氣動况慧與虹
與霜諸紛紛者哉然吾觀蘇卿積精十九年不為不久乃
不能惑一叛何也曰動于惑者惑最拙不動于惑者惑乃
神也或曰王仲任虛無篇其辨之也最詳又哭錢螫菴文
曰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以螫菴之明大義以螫菴
之具禪力而忽然以死其有說乎其無說乎幽冥茫茫其
尚有以告我先生之文其有關於名教大率類此

京口設允謙長益序賜隱樓集曰予讀賜隱樓詩竊疑以
李子之才力何求不得安可隱隱矣方悲李子之降心以
相從也李子乃若有厚幸者尊而名之曰賜誰賜之乎夫

今何時也管子曰社稷重乎親戚蓋以親亡人子未必從而亡之社稷亡人臣必從而亡之比義責諸臣而獨嚴至民則寬之矣李子初乃布衣在從寬之列自幸其可以隱也而感之曰賜且若以為有命之者而不敢違貞凡今草野之人皆蒙賜之人也在愚者不知所為賜而昧之其知者不安于賜而苦之而思逃之其不善承夫賜者也豈易言隱且賜之為言不于君則于父次則嚴事之友其餘勿敢言賜也古無賜隱者李子若于君父之上又推而進之賜之愈上而置身乃愈高李子乃愀然悲曰吾昔南冠以縶者二年死矣幸得不死今猶得恣焉自放令其林堅之性安得不感所以賜我者夫其賜我以隱者蓋其賜我以生者也此李子之所以憂危慘憂乎不敢自鳴之音而

其善于報所賜者即在此賜之者誰曰天也天何獨厚于李子亦李子之有以不愧于天者而大厚之李子曰敬拜賜敢不勉稱以求志焉

先生賜隱樓集其詩不下五六千首蓋先生享名最早自少遊閩即與曹能始徐興公林茂之諸先生倡和雖戒菴先生尚出其後其感懷圖難編哭諸忠詩別為數卷尤不肯出臯堂所云魯連淚魯公血者也今先生之後甚微其集散亡予力求之不得李生昌昱砌里後起之秀者請予親至其家發敗篋得草藁數卷漫漶中得理其可存者若干畧見梗概然比其一班耳尚望有心者共求之

先生在思舊館八子中最與先大父贈公厚故予家所有書畫最多自薄遊京雒十年忽忽失去故予深以負先生

為愧及采詩之役亦已盡力而終不慊所望也

八哀

胡太學士范公景文

胡國經綸手詞源發浩瀚讀書踵長白負氣獨履憚一室憂天

下癸丑卿雲爛流盜彌山東小民咨謗始淬礪上鉅如流信

立斷啻咨天官即通簡惟乃衍聿莫不夙夜茹茅登營瓚皇路

一以平狐鼠奉頭竄

初授東昌府司李
考中錢曾掌選

維水今湯湯謳禽漫漫大蒐

壯邊堡干城舒廟算所厯久遠圖敢曰沽聲但說言明主怒綢

繆等習玩臣罪信當誅褫斥奚復惋

嘗撫中州陞司馬通州團練晉本立未幾
以已外建言革職

憂時杜陵哭愛君蘇武嘆角巾拜年豐頌禱祝宵旰國事嗟日

非秉成猶晏餐謂非公不可束手徒面謾

輔目陳演魏藻德交若之自非范
景文不能空遂召拜

敬啟方就道倉卒整畫墁嗚呼支厦艱鼎湖泣雲幔天地白晝

晦肝腸裂寸亂拜手百稽顙古井瘞臣斷茫茫萬古心靈均一

朝言

公臨難據井言自意靈均之中予

義盡仁并至文山吾道岸悲號城隅弛氣烈

日月貫無何神州沉衣冠樂背叛可怜政事悉忍過惶恐灘縻

碎小臣事皇天加佑裸今來乞山靈鷄骨消沉瘡

時予養病多幸

悚筆紀

遺烈嗚咽不能安公乎真有知何時歌復旦

故我政侍郎王公家彥

國步須臾間疾風黃穉捲戰士面灰死百爾但有覩儲才三百
年曾無半籌展烈哉王侍郎決背登鄆剿賊來暗如蟻奮忍直
前彼驚為少却力斷手猶勉怒目生炬光轉聞至徒跣被刺

落整寧怜骨顛殄

五月十三日公被刀與賊
圍城上被傷墜死

公儒本儒生文壇名風寒進賢

三十載

以義成
所進

歷官累通顯禁夜呼觸邪大理更平讞天子重中

樞兼推闡外輦公也貳戎幕机密非所典伍籍虛粮儲車徒廢

菟獮托寥添百焦勞心就頸剪天禍忽不振號咷血流泣目節

死鼓綏臨危肯苟勉多少赴桓者久備公侯選服官乃大僚寅

清勞問喘坐令金甌碎偏上截截論望塵交徂符解瓦拋戮賊

惟公鷄肋奮大義昔蹇蹇一身障狂瀾成敗復莫辨正氣今猶

眠眠爾不如犬

胡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蔡公懋德

中華晏已久目不識金革西賊始熒熒燎原孰敢即控弦滿榆

葭日與偏頭逼中丞朝拜命單車夕飛涉古重三關險

三關偏頭寧武雁門也

奇嵐作羽翼飢青牛逃亡弛逆遂已極高牙壯太原訓民先稼

穡囂辜祀神帝僚佐遂漚幅有聲以賄彰或俾賢良抑所不一

乃心惟爾神其殛

公以蔡本冬率文武官封祀於國帝以激厲衆厲死靡他妖氣日厲衆心賊猶逼再祀國死守

衆厲死靡他妖氣日

孔棘獎率三軍士死守竭臣力賊撓寧武東衝圍轉迫仄賀蘭

各安兵請救卒不得雲孤堞深藩書戒勿亟所部不滿千忠

精激顏色決戰斬獲多我師亦已踣

甲申三月晉賊逼太原求援無應急據衆懷據兵省公著藩屢阻不出力聽

岷水方濫觴洪濤奔滅滅要害失扼防所過望風北安得百如

公蠢茲且喙息睢城不守時事在頃刻嗚呼復噫嘻似公庶

盡職

故刑部左侍郎孟公兆祥及其子癸未進士章明

素王秉魯史祗重君與父弑逆三十六奔竄亦無數滅國書善
詞上下力同拒先皇殉社稷氣烈燦千古以視累若儔幾人肝
胆剖義虧田橫客仁豈晏嬰主二十一史以茲復幾睹孟家父
子賢熟譜春秋譜侍郎琮璜器正笏列夔虎初頌廷平清載頌
羅才溥公嘗典
蜀使涉明點乃幽直道遭時侮左遷遊間散委蛇飭珪

組

歷吏部稽勲司考功郎左遷行人
左副監光祿後晉司寇

家學淵源長清甄接其武非直遺一經

兼能涉四部舊年成進士告假且未補卓哉少司寇相戒毋躡
所將以儲老材為國任楹柱豈謂天步艱一朝失御宇白日驟
黯翳皇天如震怒抱持踊無筭函渚討賊弩氣結心肝推舉家
泣如雨大義炳明星骨肉委莽蕪何意刻汗青更勿持門戶奇
節易忍帝聊自酬率土煌煌何人斯通都方詡詡勿汗董狐簡

請以投契輸

故提督三關左部督周公遇吉

高皇昔定鼎酬勲及苗裔竊祿苟成風戲諭天方蹶都督素忠
勤應機有斷制帝乃眷西顧性哉汝克世吉拜稽首言微臣矢
執銳三關天府雄召募率土隸表黃謀謂三關列戍多角民兵故隸土著城堡為第一義大同屹

前藩雁門聯左衛呼套苦馳突分屯迭番替鑿冰戎裂膚荷戟

枕相斃寧夏苦呼賊之亂河曲保德切恰套霄永堅飛渡軍皆鑿冰取膚每斷指裂膚最是甯武田轉諭每不繼

仰給河東益但清江南薺拒狼忘昨天西賦臆接袂旌麾動地

未出沒恣睢晚公髮為之指奮呼應手殪却敵數百里堅陣善

屏翳雲師也亦云風師未幾仍大舉蜚烟四野蔽斗絕孤城寒忠憤三軍

勵向使爭出力朔伐還夾擠國事尚可圖寧如爪落蒂兵疲食

大無支吾知不濟北南哭斷腸嚙飢折箭誓背城殊死戰斬艾

又千計賊攻乃益急旦夕絕如系家人軍呼集有元明帝紅

粉一時反戰馬和鞍縊

縊字法出
考工記

臣罪實安委閩門盡焚瘞母為

賊忍汗請死當為厲敬告封疆臣忍顏胡勿逮

故翰林院簡討汪公偉

君臣千古性大義本日炳可怪彼鼠子分曹別炎冷自詡鳳凰

池逍遙全要領所讀果何秘喻嚙過偶梗

時子獨有謂銀
中可以不死者

不見長源

師肯自欺其影黼黻玉殿清焦勞拜箴警流民可繪圖憂國先

城郢

公堂為慈今愛
民有才畧

一日十

急禁園痾無幸沐浴理紳衽偕乃家

人耿北晉長損地呼觴滌悲哽三爵最多又亟命中書穎正氣

賡黃冠含笑引雙頭倉卒尤正名顛危越加省

公聞城破偕夫人耿氏
飲畢書壁云身不可辱

可降夫婦同死志節成双遂就縊公就若夫人對
曰雖遭顛沛亦不可失身遂重正衣冠而死

鮮綠徐再投心安誼益靖死固臣

分應賀者披衣聚從容相君子于理何暇整香香寒夜霜苦月

披顏靛帷香從風歇殘燈照篋簾京塵震地揚北却蓬壺境賊
兵稱百萬一旦失其猛續也儀型風人間謝刑副所志忽不遂
怡然伏罟穿非云惜殘軀抑負寒山盟臨風寄一慟惟餘魂夢
憬

故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京營王公章

於赫蘭陵師翫醜發豐采坐人于春風行身若勿逮矢志在漢

臣不牽衣牛餒杜苦與江籬稱物安可挽公字漢目又令暨一卧間

奮為四明宰豪右盡屏息聞戶騰樂愷鼓歌今再來信其往靡

晦戕戕柱後文抗聲破苦蕾按部西河曲卑羗論因壘蒲類策

軍屯焦憂桺過乃公按甘肅即詎知甯夏區伏莽竊芳建會公以艱

去事勢日益改天禍降自空京營臣罪待逆氣迷黃沙魏闕竟

云殆策轡絳乃交安辭歿戈鏗力屈親被執賊猶溫詞詒惠罵

不絕口劍霜擬膝公與兵恒光時亨巡城馬上遇賊諭令降曰順我當大用時亨亭亭松

栢孤皎皎冰雪體身志期不屈奚恤爾殂醢同官望風拜曾思

寸心悔所恨不忍仇怒讎積千載諡公曰忠烈饗公惟鼎鼎輝

煌廟貌新溯瞻英風在款獻何荐之潔我寒山范

故四川道監察御史陳公良謨

公昔起一介絳帳高扶風屢試必奪旗道樂身不窮引人以

杞虛已復如公明往第一人再戰捷南宮明年上春官七札曾

不空初為大理寺番夷感德通竹舸泛焚島綏練誓必躬

親詣者公奮身往擒感德番禹驚奔周甘肅為之為云可謂天險傾未測公計宣猷報卓異至誠等願同奕奕直指聲

諫草震丹楓首發督師奸旋推悍將鋒

公攝取參楊武陵嗣昌後果敗而西事去矣

國事匡蠱

壞何忍冒膚功雖荷轉圜聽其如圻父聰嗚呼疇厲階土崩瞬

息中微臣只一死奚待轉計工皓慈九十餘痛此不得逢作書

拜瀝血虧孝全孤忠勿妾方侍旁請先殉我公呼其父母至遣

歸注敬同弱香緹紉會脆碧赤蓮叢豈放金谷樓當由盛德隆

妾時氏年十九公遣送交母妻不從先就縊死不言蹊桃李以樸振袂蓬賊亦畏公烈相戒毋加

戎予集同志侶為位鬻序東大義正嗣續防嫌矢至公衣冠干

輩赴天地加穹窿浩英曼占立皇皇曷其終

雁字

丁亥臘予輩被繫囚閱三月指若懸椎會有持梅花供臯陶者予頌天放曰古直目曾受瓣香耶天放微嚙出舊所和中峯韻共欣賞因與刪竄十一披訂十五普人笑索梅花補舊詩殆其謂歟輒復賡咏得十律覺冰香融液助我堅貞花靈甫加額謝去而雁行羣列嘹唳不已招我于層霄矣予兩人仰睇久之飛有序不犯異類者罔得雜焉不妄謀稻梁不謂蘆葦孤蒲中乃有此各增感愧作雁字詩昔駱義烏在獄咏蟬故其潔猶飢不苟食如雁軒之物外雖孤羈罔失性詎不偉然以義烏之才不克底績況其餘手吾將語雁使索毫焚書冥飛而已

天放即楊侍御園石也

得其稿選定存之其餘佳句尚多如鵝溪月掃千尋影風穴
星鋪經文文又曰鄉心為寫重闌月旅笈空摹八陣圖曰木
落洞庭秋思懶乘風招賦海棠魂曰瘦骨應教仙墨豬曰一
旦滿羣爭坐位競誇四面展霜毫曰風剪斷紋摹鉄線彈驚
折服墜銀釵曰點借偏旁為救應巧思布置為面翔曰稱量
一天星斗燦掃空豐堅蛻蛻回曰騰老似垂日給子花生應
夢雁來紅曰縹湘共許將身等雲物何勞帶氣望曰挑破涼
烟下秋蕭白野性凌闊如限鉄驚心避網為揉枝曰樂府半
翻朱鷺曲沙場橫斷白蛇妖曰腹飽圖經呼外史記留松墨
補遺篇曰驍駒洒共征人淚蟋蟀淒同秋士心曰接翼頗嫌
相掣時交鳴端是共題襟曰百花洲畔呼上部采石磯邊吊
翰林曰雪映蘆汀何處讀風經花信幾時歸曰百笏空飛道

士精曰一葦枯禪叅水觀百壺潤玉映書淫曰魂依故國傷
凝碧想落中吳愛所南曰歸以正經裁七體率其兵氣總三
端曰贈水穉香吾無隱愛等然冷性所甘曰數行露布飛音
提網投前禽定乞降皆沉博哀楚予生平不喜此等題若先
生詩有關身世非無故為之者故詳錄之

偶興

啖龜無棄筒烹狐史服腋以裘却重寒因占鮮戾迹感物物不
恩規怨姑以德

年來

年來瘦骨狎輕鳬大市挑禪趨短襦齒耳魚羹風酷沒糟床壓
酒淚終枯編年江左徵君亮議謚孤山處士逋乞得湘東三品
筆忠魂烈魄未勝餒

荆國雄麾志滅吳，薛婆一旦作壘俘。衰年竟負双旌節，異寵空須一丈烏。百口只堪三嘆息，編書勤使七嗚呼。至今胥老江頭水，白骨紅腥洗未枯。
謂方安國也。唐薛綸與契丹戰，遁虜中，稱為薛婆。梁祖愛馬，名一丈烏。

破褐饔飧風袖手，曳發爐村穉耐呼。頻騷愁歎寄槐為國潦，倒甘于酒作民射史數行總半錯。敲詩一字十分貧，聞翻國子先生解未許。昌黎嘆不辰。

垂翅還隨小鳥籠，不因到骨為詩窮。人心已共陰雲黑，野燒長連筍血紅。削取龜毛矜識毳，屠殘鷺股嚇熊咆。呼一谷梁為坡視，道山山已盡童。
說苑武行德長八尺有力，新自給號一谷梁。

雜感九言

閑虛老鶴何天而不飛紫笋青菰何山而不肥一幅之中裏我
數縷髮半灣之月殆我斜支扉此時螭蟄酒林左右把更有龍
團活大聲息微北窓梅月相對足冷淡南岡飛瀑懸注增光輝
一偏潛夫論佐幽人賞九星寒岩松當曲徑圍菰除世事夢夢
瘖與賸采伐山殂離離芝與薇格眺楚江招魂呼屈子傷心國
史束筆問劉幾吳山拋甲縱歆齊熊耳淝水投鞭何曾窺燕磯
八公山中草木真勁敵五人墓下志銘何高嶽瘳口乳目猶操
干戚門啣木湮石會使精靈依楔偷張醜決爪白畫橫麒麟髦
毛毀趾吾道非天若有意生民望人出寧必深宮夜夜焚香祈
昨夜蟋蟀入吾床下鳴一聲一聲催并刀尺聲舊衣衫破支吾
新布縷天菜園蕪營理短豆棚老妻對我屈指近年事諸子因

君落魄無一成塾師端陽重九饋餉廢藏書孝經小學章句傾
少女九齡辟纊隨阿女稚男十二問爺尋前程有秋聲熟瓶儲
已累罄向冬漸冷爐火更安生水刊渠成甯足煩熱慮學增命
達空自愛微名東隣椎牛不如西鄰禘祭福中堂秣馬及笑牧
監輟同學少年不賤殊無謂深山癯骨自傲有誰矜磨洗敗硯
時拈四聲韻珍重薄糜恒裹三足鐺剪蕉摘柿都堪著書用釣
魚燔兔祇為先觴并寄語江南渭西榮達子本來仍是吳儂與
楚僇 盤石延牆千秋不可耕草人達藕百輩不可伴梟之兔
然何嘗任緯絡垂垂燕麥異堪佐飪烹柳花疊絮難充木棉用
蓬條作幹豈中柱石程五石之瓠莊叟誠難詰棄蔬而稿鮑焦
終過情監諤防民口甚防川瀆覲閔受敵侮勝受剗黥咄咄慕
府參軍習蠻語時時南冠繫客操南音赤壁縱火餘皇宵掬指

楚幕有烏天歎夜下兵春秋大特西書繡葛戰綱目鄭重一志
唯蔡平此自不關書生勤蒿木耶復相與吾道門夷庚大家名
家莫從標榜得說秦說楚安事揣摩成只不見聞是足驅山鬼
但明沒泊已足乃無生非有金丹一捋凡骨換縱成頑仙不如
才鬼榮將軍射石飲羽未必詳里兒墜馬折腰未必殃從來天
廢何至并人廢不見人荒反足開天荒會稽栖鳳廿年羽翼備
京都篡然轉盼鱗甲翔冰菟奔逸鉄何頻鞅轡星河潰防五丁
築隄防矍鑠哉翁裏革標銅柱鷓揚之叟持竿應玉璜勿以尺
尺義酬奔駒影莫因風雨晦令鷄鳴坊忠經豈許扶風絳帳擬
孝傳奚必曾子家策藏秦吉了禽拊死身高標虞美人草聽曲
意傍皇湯湯者崙源向東千折我我者嶽麓分鎮五方我弦我
匏我自用我法夢蕉夢鹿夢豈同夢鄉漫謂鷄音能食桑椹好

怪底魑影敢煩旭晝狂何日駢虬踞雲叫閭闔下問南箕一掃
濁世糠

董次公曰是詩束筆於驚鴻退墨于怒鶚浩浩森森如電
掩雷奔漲水歛決自我而前自我而後未見有能奪其森
而舞者極人生得意事也

芋蘿村屠孝女歌

諸暨其名最古入越絕水經諸書而人物之傳播千古獨西
子以芋蘿特著予閱志得南齋時屠女喜曰此足以奪芋蘿
之席矣屠女生不辰父瞽廢母復沉痾終鮮兄弟鄰戚盡怪
之乃移居深塢之中晝耕作夜緝繅以供二人無少僂及歿
含斂營葬拮据粗備朝夕奠祀必盡哀夜神告之曰汝至孝
動天命汝治病一方可得富女訝為祟也不應已而復然啟
廵數四方乃稍稍眎隣舍病女固未嘗讀數難書不按脈但
以意治之輒效乃大售里中少年競謀聘娶以坟墓無守者
卒謝却不嫁獨居數年山賊行劫女死之嗚呼何祐斯女也
耶余曰此正天以完節付之全其志也夫女子無嫁而恃弱
身孤立歆以久存于世也難自此而孤貞烈烈足白千古于

是苧蘿一片淨地乃可改施姓而冠以屠矣昔王半山敬爭
謝公塾則不可獨得此女足以奪苧蘿而無愧余故論次之
以告當事宜俎豆其鄉云因系以詩成四十韵

苧蘿有奇女哀哀命不猶門祚一衰盡弟兄終鮮儔父早失
明悵悵復安求日夕侍床第天只痛莫瘳並生天地間獨我瘁
百就鄉鄰盡嫌怪親戚棄道周諄風久衰息舉目誰採賙寂絕
嗟非民故以身作謀負性烈且慧達移若避仇苧蘿香僻村隱
忍事色羞晝夜苦耕織力作不敢休墟野拾橡栗藁竹雜薪槲
衣食粗給足天年亦苟偷贈翁以天日親母以忘憂人謂樂趣
盡女為生事優無何日馭頽相繼淪一邱躃號泣泗漣嗆飲苦
未周薄葬依王孫正斃死黔婁赤手築坟土矢願同發鳩積累
半鬣封應來神助不子立奉祭奠頤影幾春秋至性馴兎鹿丹

血變松楸淒風來習習哀鳥呼鈞輜冥漠天鑒照神語致富由
試用橘井術可受尺只酬女訝邪祟侵守正不掉頭再四啟乃
衷行之果效收陽者慕高義爭來聘宿瘤忍使親祀斷而乃亟
余稠半丁甘鑿齒歲月徂悠悠造化信有憾良願多刺謬山賊
顧何知一命淹浮漚誰識此玉成完節死益適人生會有地得
所更何尤考古貴識斷旨趣宜冥搜嘆彼傾國姿呈身歌舞樓
賞詠盈千古聲施埒之果終亦沉鴻夷徒資興廢郵閨閣有正
誼家國非故謀茲村宜易姓永為屠女留

先贈公曰近有蕭山人爭西子為鄉里甚健昭武乃歎以孝
娥易妖女得毋恨唐突也

先生有滿江紅一闕和宋鄂忠武王韵同弟杲戶部作曰蒼
麟泣狩盲左春燈傳難歇棄安壤帝佐王師忠魂慘烈任黃

沙掩盡雲南倦青霜留看漢月九頓首湖畔鬚封祠同仇切
兩京淪何時雪百蠻嬌何時滅廢曾孫尚整蓂嘗無虧缺
靈武旋迎鳳輦華洗水驟蹈龍堆血卷然綸坐釣小橋西摩
巨闕

先生詩既無足本即予所見者亦尚多佳句曰飛鵲程氏澆
文塚畫竹彭城草穢材曰老蛟努力扶天闕黥鼠吞聲死索
中曰太白醉沉芙蓉色殘紅燒破鷓鴣班曰秋海棠香香在
韻江瑤柱美美于瞞曰前落萬山疲雲開孤月寒曰酒釀文
章草詩傳旌節花曰簞舞香山畝鷗閑至一叢曰著書謹封
固畏客簡逢迎附存于此

先生真草書見于世者極多顧不知其精篆學予嘗見其陳
良謨志石篆及董文諭守諭擘蘭帖首篆皆極工畫尤難得

續耆舊卷四十八

全祖望謝山選

披緇諸公之一

寒香道人戴范翁

自浮石周氏三先生借徑避世皆披緇而不在披緇之列其餘尚有如周丈頊孫孫丈子達輩並以有名經生義憤國難逃禪終身倘其詩尚存搃不當置之傳燈偈中而求之未得最後始見寶岩寒香道人之集非和尚語也而惜乎逸其名乃別錄之

寒香道人戴范翁軼其名與字知尋甸府鰲之後也道人嘗謂諸生何以并其名與字而失之曰道人性孤另當披緇時削其譜系之藉厯年久遠無復知之者曰是時披緇者多矣何以削其

譜系之籍曰道人于丙戌棄其諸生于丙申始入道呼其妻若子若女盡雜其髮而遣之男為僧女為尼遂告于先人而削其籍比同時披緇者所未有也蓋其意若惟恐有禍患以累其宗党者而去之曰彼披緇者亦人之常何足以累其宗党而必去之也曰比可以相見道人自丙戌以後丙申以前之所為也蓋通固蠟灘鯨背間人物故思貽宗党之累而削其籍諱其名非以披緇也前比戴公子弟其能有究其顛末者而但以道人目云誤矣曰子亦何所徵而為斯言也曰吾証之于其詩蓋了然可見也曰然則張河內起志其塔何以不一及比也曰是非河南所知也嗚呼改步改物之際其以奔走戎幕之豪而自汨于黃沙白足之間沒其齒不使人知者蓋多有之道人既諱之矣而不能自禁其詩是則其灰心之未死者也道人所著凡五

集尚有和中峯淨土詩予少時見之今求之未得其杖頭吟予未之見也通人釋名等慧字爐雪受法于木陳初居太白已而居奉化之九峯最後居寶岩其子元沛相依為徒得年六十有三高武部隱學逝世之歲也吾鄞自望京門而里凡十里為浮石周氏顛和尚醉和尚野和尚所居也自浮而西又十里為桃源即道人所居也自茲而南又十里為戚浦王氏宅于曲樹之下不了和尚所居也故國遺民相望在一葦有非佛燈魚鼓所能收拾者非徒桑梓敬恭之思也予初求道人之名字既不可得後讀其集乃知其嘗號菴翁因以署之

九峯山居

縹緲雲間一草堂萬山環護自幽藏庭無車馬畫如夜徑老松衫暑亦涼細雨暗滋苔蘚色淡霞閑醉薜蘿香子規聲斷聞啼

鳩簾日薰風日正長

客裡頻過行路難層崖聊借一枝安春深烟柳絲凝綠秋老霜
楓血染丹日影穿簾窺午夢菊英沿砌足晨餐而今與世應無
患省得逢人唾面乾

紫芝滿袖豈須裁野客携鋤去未回戶歆歸雲時不掩窓緣待
月夜長閒偶然讀曲傷萬里却笑披裘坐釣臺惆悵昔人方默
默忽驚涼露點蒼苔

和尚之自序曰予少而賤蹇值乾坤焚蕩味世情如嚼蠟
毀形易服矢志山林丙午春始罷叅歸里寄跡九峯山院
觸目感深息吹籟發漫成諸作予老和尚以丙戌棄諸生
以丙申祝髮其自丙申以前蓋游于桑海之間而諱之是
以根觸于嚴子之披裘樓公之唾面子規啼鳩倭倭不能

自遣是皆非行脚人語也尚論其人以知其世和尚乃自漏洩機關矣

秋高八月晚風號絕頂寒松鼓翠濤天送星茫炤漢史憲攜花影讀離騷生成自許同檇棘俯仰何能似桔槔豈是深耽泉石癖此身久已謝勞塵

織柳鶯聲弄晚烟倚欄無語獨蕭然河山物換殊今日野陌花開似去年一枕清風飛夢蝶半窓涼月亂啼鵲揔教富貴求能得肯向人前為執鞭

滄海茫茫正橫流有生只合早歸休籬藩幽鳥方舒翼貪餌纖鱗自看鈎傲骨聊將偕木石閑身應不事王侯陰晴昏晝隨時過一任鬢鬆雪滿頭

細雨

細雨瀟瀟早閉門，乳鴉翻葉近黃昏。
庭除亂落閒松子，石罅斜穿見竹孫。
心入八關齋舍冷，身垂百結衲衣溫。
寒泉皎皎清千丈，流出青山撓不揮。

揮戈

揮戈難挽夕陽斜，底事頻將幻影誇。
蕉下有人迷失鹿，杯中無物漫驚蛇。
應怜典午一星火，非羨東陵五色瓜。
浩浩紅光駒隙過，幾人回首味烟霞。
是詩余自諱所謂露出本相者也

年來

年來無事覺蕭蕭，獨倚南窓伴寂寥。
架上有燈惟對月，案頭無紙每書蕉。
雲慙負得還歸岫，泉嬾隨波自隔潮。
知髮婆婆形影醜，比身合併老山樵。

有感

升沉窮達任高低萬物何勞一與齊
觸漢松枝方傲雪隨風柳絮自沾泥
中原逐鹿休誇捷岐路亡羊熟指迷
役役諸公空皓首半輪斜照又沉西

文藻

文藻從來媿不敷閑名誰復播江湖
死灰入地終年冷橋木叅天隻影孤
架有南朝諸史在囊空新鑄一錢無
當憲祇愛凌霄竹豈羨嵩山九節蒲

和尚已自立公案然太不密矣

荒塚

荒塚休嗟水澤淹凭多陵寢挂泉簾
愁聞蜀魄啼聲切空使湘筠血淚霑
雪窖至今悲馬角鼎湖誰更憶龍髯
當年弓劍今何在隧道空餘草色纖

濃陰

濃雲散綠影霏微漱玉寒泉濺石磯種竹自怜山骨瘦移花深
慰土膏肥乳鳬傍母臨風浴野鷁携雛帶雨歸蠡爾有情能自
惜世人何事蹈危機

竹籬蓬戶野人家溢目風光豈有涯雨歇崖前惟見瀑月明林
下不聞茄殘蟬斷續迎風柳寒雁縱橫宿露葭相對漫言多寂
寞一庭鼓吹有鳴蛙

携筇迤邐度山椒忽聽歌聲聞采樵野蕨正肥秋雨濯老梅初
放達香飄深漸負柱中流石自笑身同五石瓢杖履荆榛逢斷
碣細辨迹認前朝

不款聞邊茄而細認前朝碑碣雖欲避危機其可得乎和尚
于是乎失言矣然讀是詩而不知其意和尚于是乎負屈矣

寒碧

薑芽初茁短棚遮籬豆方垂蛺蝶花瓦簾滿盛紅杏酪礚甌新
泛綠蒿茶閑中自慰歸田樂夢裏猶驚客路賒轉盼夕陽芳草
外一溪寒碧醺飛霞

歸田則知其不僅以諸生入道也

幽居

隙駒影裡搖痴熊老我餘生寄翠嵐但使鷓鴣枝容借一何須免
窟妾營三峯栖名宿山廬古川有潛龍水自湛寄語風雲須有
日莫辭蟠屈隱寒潭

以上皆和尚九峯山寺之作丙戌丁未戊申三年詩也其
時天下大定而落句居然有丁鶴年宣光綸旅之盼真頑
民矣

寶岩梅花

彭澤深耽菊吾今酷嗜梅傲霜寒色挺帶雨暗香回渠為腰難折予因念累仄淒清殘臘裡對影獨徘徊

十幅隔溪慢迴環綴綠英放身天地窄倚枕夢魂清浮動香初永參差影自橫廣平心似鉄亦復為移情

俯仰高枝下相親形影俱素姿光射月逸韻冷沾裾予因怜梅介梅遂笑我迂此中應自曉甯同毀和譽

古寺深雲際瓊葩隱翠微花城春自老神遠夢頻窺放鶴人何處騎驢客未歸相期崖壑裡莫與素心違

寶岩梅花絕句

休恨人扳折其如隱不深若干危嶂植何處野踪尋

晤對惟吾汝昂藏興自賒空山忘歲月藉爾卜韶華

既矢水霜節應堅邱壑情若移東閣去斯負北山盟

禪頌

玉貌從來不染塵繁華冷落夢中身請看寂寞長門者便是當年金屋人

風落賤紅點翠頻白雲深鎖洞中春不教一片隨流水何處漁郎來問津

鄞之錫山為四明東洞天門戶其地絕勝與建畧執戶有橘橙之園不下吳中東西二洞庭而其寶岩梅花千樹尤為絕勝道人自序寒香集所謂蘧蘧相相不知梅花之化為爐者爐老之化為梅花真避世之區也獨怪是時遺老如林都御史蟄菴周盤單立之五常博水功周順德囊雲陸公子春明宋徵君正菴董布衣曉山以及聞慈泉周蠲爐之徒無不採梅于此而皆未

嘗與道人酬答其晦迹之深不使人知直至身後尚無識者則較之梅福姚平仲更奇矣是時錢徵君暨菴于道人為同門交最深自言道人常為紳士所困力與王進士振先衛之得無恙然亦不能知道人之顛末乃知其晦迹良苦也

姚辱菴曰予讀宋道民詩凡二十三人豪極節渠當元并海內日或上書或仗劍或浮海或自沉其不平之鳴傳于翰墨以為吾昨祭家人之常事耳乃阮已脫而縉矣何與人家國事不知古人有行之者傷心天祐末搔首懿宗初西風滿天雪何虜報人思比齊己詩也一朝市義還百代名獨擅此皎然詩也微雨空山夜洗兵此法振詩也言將身報國敢望祿榮身此修睦詩也蒲團挾策此皆大力長者現身以示之教之皆原于忠孝耳

續耆舊卷四十九

全祖望謝山選

南湖九子之二

徐戶部振奇通介集選

倪評事元楷白蓮集選

附寓公

李嘉禾國標

沈文舉麟生

林監軍日宣

浮屠槃山

南湖九子者前武部高先生隱學所為耆社也辛亥高先生慎選有道遺民集于南洲延慶十六觀得九人而前戶部徐先生最長即通介也其次曰前太常王先生无界曰前舍人邱先生梅仙曰前大理寺林先生荔堂曰前明經徐先生鼎彝曰前徵士錢先生塾菴曰隱君高先生廢翁

曰隱君李先生景堂隱學齋本第五以廢翁為其從父故
降焉已而公議延前監軍周先生立之前大理寺倪先生
端卿四方高士有玉者別為署寓公云座王邱族下世惟
通介與荔堂最長年今予所錄王周二先生已見榆林四
家中邱先生已見從亡諸公中林先生與霜臯已見鶴山
七子中廢翁隱學已見蠶麈諸子中景堂已見砌里三李
中其自通介而下分錄于左藝菴集最富自為一卷通介
選得若干端卿集不傳予力求之僅得三十首為錄其可
存者而以諸寓公附之合為一卷其時耆社寓公亦不止
數人今僅此耳

通介道人徐振奇字可貞一字我庸少有至行訥然不出諸口而
大義所在守之甚篤其與人交卒不妄許及相得則嗒然妄形

與錢忠介公善忠介之貴也先生未嘗通一問及起事江干將不次荐之先生固辭而止國遁入東錢湖之青雪山中棄家不一顧已而沿湖盜起先生累當厄然卒不肯去居山中廿餘年諸子前往固請乃近城東角巾方袍與時貴接風日暗和杖遊城中之湖上遇一二素心人談忠孝事以勵晚節役行之地雖婦女兒童皆知為徐先生也時論以為漢王彥方之流通介道人者先生八十後所畧也

先生之集八卷藏于家予屬錢君中盛求之其後人秘不出七往卒不可得中盛乃屬其姻人往請又再返始強出之中盛喜曰吾卒不負君矣先生在星中未嘗赫赫著詩名然有道之言一展卷知其為義熙貞士是非雕虫之輩所可語也

不寐

孤眠不審夜如何入耳寒虫咽咽多
一萬八千虛度日想來總是暗中過

述懷

瓊樹聳南枝不為飢渴漿得之勝沆瀣感激深且長如何一丸
銷不念彌歲傷吁嗟腐心藥使我空斷腸別來越九秋愁劇舞
商羊深憶同盤食出情孰可忘不言長相憶歟語濕衣裳淺句
侵人腑孤懷兩目藏性癖悲離隔而無四座光慘淡方撒手如
或結中央為芥終不釋午夜終旁皇思往咸池邊驅日出扶桑
勤致相思甚重言解佩纔蒼旻不善意故使斷浮梁淒風吹動
魄愁雨滴盈眶江濤峻作嶽鎖鑰凌于霜黃犬識歸路征鴻候
夕陽款通雙鯉使天水正淼茫以我相知心伊人豈樂康端居

時盡意見我淚浪、因之憂愈深為彼癡憂防已悼空齋寂歸
來夢裡狂風恨裁眉月兀坐對湯、倚樓時悵望木杪見風牆
無能生兩翼飛附別君行累莫竟何事不復問縹緲蛩聲亂滴
添愁耳倍攘、始知陸平原不足憾蕭牆豈無家室愛知音世
所荒眼見逢迎免轉騎變虎狼涼風搖地起綠葉日以黃願言
松栢意毋因衆卉亡我輩鍾情者悒快復慨恍

次謂伊韵

世情如韋復如脂墨翟因之泣素絲菊蕊芬芳薄寒節竹枝滿
酒半枯時夜長擁被研佳句畫殿當窓理舊詩高士不隨物感
化多君匡說解入願

從錢青泊江橋未至數十里有感

錢青廿里近江郊瓜里植亭一望遙月冷清波臨古廟山園平

岸鎖長橋前途營壘今何在曩日旌旗徒爾勞客况蕭條慚玉
瓚鷄鳴猶自鼓輕舠

泊義橋志感

鉄牌擊碎聲名著浙東義旗長城倚精兵健馬起等倫鳳凰山
前拜郭李旄頭未落日無光吳山立馬趨水稽士卒脫巾旅營
走大將願降身已死嗚呼英雄成敗非所論壯士頭行三百里
方氏提戈挽落暉末路功名何若此

庚子山中午日

閒說樓船將出海魚鮒叱咤盡行人誅求物力空皮骨供應軍
儲連夜辰壯士願言終復楚窮民何計可逃秦徒懷孤憤霜盈
鬢蒲酒相親自苦辛

和荔堂癸丑三月十九之作

黃帝騎龍三十春，
取臣感事倍傷神。
忍看桃柳追遊伴，
儼具衣冠拜聖人。
二祖列宗應鑒格，
老兵退卒共酸辛。
恨吾想坐如幽犴，
獨洽高朋作比隣。

丙辰春偶病耳聾見者笑之因作雜體

雷振山崩撼不聞，
時覺松濤來戶側。
天子宣麻幸無分，
佛演蓮臺聽不徹。
聖賢道墨紙上看，
空勞學究切。
說醉人詆罵也無傷，
汝自洵我自說王淳。
錢鳳逆謀深我臥帳中，
疑不得茂宏一座盡吁腴。
我生其間不失色，
野夫不受將軍令。
一任魚鮓金鼓節，
我愛元亮無絃琴。
腰脊不為五斗折，
我愛達摩無字禪。
西來大意此中覓，
愛我畫家無聲詩。
天地文章皆顯設，
我愛布衣山門坐。
年去年來笑不歇，
春鳥秋虫應候鳴。
我自空堂甘寂、人生百年會有時，
五宮勞攘不如逸。
目眇其盲真敬室，
口眇其

緘心欲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飢時吃飯倦時睡枕
源深處津梁隔我壘俱有不聲時聞滅聞性終不滅百端交起
盡由聞不如聾到身形沒此道只許問道人天荒地老誰能識

倪評事元楷字端木一字端卿諸生倪氏于宋元不甚著方國珍割據時有為之恭政者入明遂充衛籍隱約厯三百年錢忠介公之起兵也倪氏從之者二人其一為按察僉事懋意其一為先生皆以布衣從戎忠介公道人之蛟關說王武甯莫敢往者僉事應命去遂招之仁使拒去已氏之批論者比之李抱其之下趙及僉事入閩而先生在忠介幕中亦有勞授大理寺評事國亡僉事分守建寧死節先生不肯薙髮幅巾自如然社門而居外人未之知也一日監司試士夜生唱名呼士入先生暗中竊往觀之有仇家見其髮髻然遂首于官下獄先生不屈時華僉討嘿來職方昭武以五君子之事同在囚因與先生共一牀高歌院中不王不屈魔鬼一闕其聲徹園扉新令之剝彫也不奉令者殺無赦其事發悔過肯薙者輒赦之而先生欲以死

拒命刑有日矣其弟子謀以奇計出之有道士曰是何難者乃以酒從先生飲誘之使沉醉先生昏眩不醒者一日遂盡去其髮司獄者遽以告得出先生尚朱醜既覺大怒歎自廢其大孺人曰不念汝親耶先生為之瞿然自是頗逃之禪浮屠槩山者故孺生亦有志節不就從金我浮屠博融學博融為有道浮屠王常博水功嘗入山叅之者也槩山免學禪然終不喜為曲盡座上人所交皆儒者其和常博山居詩極為世稱至是下山住城之白衣寺與先生草堂近朝夕過從先生入則傳母出則從槩山游已而毛監軍象來為西臬六子之集先生實為之槩高武部為南湖九子之集先生亦豫焉落落穆穆不輟言笑其在諸遺為最孤冷庚申孟夏病甚致書槩山曰吾恨未能如仲晦之委骨沙場豈祈多壽哉惟是有親未葬或得仗佛方延半年

之算了此願矣其如不能何仲晦食事字也是夜夢現金塔化
為白蓮次日卒先生之死迄今僅六十餘年耳願倪氏後人衰
甚于求粉社軼事倪氏為最佚食事尚有後人然亦不能言其
先人之大節至先生已絕嗣竟無知者予從諸先輩集中爬梳
薈萃畧其首尾而食事已無詩可錄故并見之先生傳中嗚呼
以忘孝之人而幾于不傳是則可危也已

游太寶山訪用無和尚讀其蟄茶經乃騷詞

離郭尋幽詣上方遠公語錄滿禪床東山覽勝唱酬徧西域開
宗答問忙心鏡已懸雲外月筆鋒猶帶雪中霜慈悲痛識三閻
憤續賦招魂幾十章

耆社諸公留宿金奴半軒

風雨聯床叙舊盟酒膠夜生喜同傾棋聲敲落一天月燈影斜

穿四角櫺故國尚留精衛恨中宵漫聽鷓鴣鳴諸公有調諧鍾
呂愧我亡人謬句評

雨滯羣公聚未多初晴愛月挂松蘿不嫌委巷梅花冷喜有高
踪藜杖過涑水幸隨諸老後香山殊少一人何處茶罷後東方
白忘已新春髮已僂邱社長金三已下世

秋日聞警

西南烽火急傳令守金城萬里古星象無心看月明荷戈徧赤
子盟成用書生跂望平安報何時得罷兵

李嘉禾國標字君龍學者稱為梅岑先生本奉化人積學敦行碩
累蹇于場屋晚由明經得知湖廣嘉禾縣流賊正蹂躪之楚先
生不得有所為在官八千餘日投劾竟去已而國步艱更杜門
避亂日以著書為事山舉大起奉化尤其要地先生遷居鄞城
之東丁年宜乃歸別號明麓逸史逾年八十幅巾深衣里中後
輩推為耆宿謂其大節大類泉明云所著有五經圭羅考讀史
等書詳見景堂志中南湖九子之集隱學督菴景堂皆致書首
延入社

北山哀有序

北山哀為貞烈婦汪氏賦氏歸葉門葉之先有真人以道
術顯今微矣婦稱未亡人倚道孤為命薄金可供饘粥傍
伺者奪志未能獨居靜夜誘之悔之不得時艱歲歉勤十

指哺兒不幸為痘夭埋兒父側泣別先祠致禮于昔之伺
我者燕嘗為托出其餘其隣有斗勺之述悉償之緡其衣
裳縊于內寢時年三十有三成仁所義幾幾似之矣當事
者方修邑乘而貧賤無由上達甚有以匹婦之諒相誦人
心世道重可哀也故所聞而著野史以俟衆風君子并祈
聞幽椽筆表而傳之

葉溪之水不盈尺人言盈涸隨身液鶴去千年水不波誰知凝
儲負髮碧溪流清淺山骨肥石齒冷、礪四圍諸峯鎖袋蒼幽
特神仙節烈先後輝門有葉婦汪之子苦節能負堪入史從夫
從子大義明氣壯烏峯、培塿當年不造違舅姑黃鵠旋歌引
隻雛茹荼忍遺死護血泪和嗟滴中夜枯趙氏拙然薛氏針、
針縫、有兒心東鄰治客塗半額巧詠狂謀搃莫侵靡他自矢

凭誰說手挽嬌啼時對咽天乎復奪宣孟孤母分不報同甘穴
一家骨肉相返隨守正猶云婦宜最羨秦然生死際和怨酬恩
事、奇愁雲為爾山顛立意氣號咷浪花濕葉家溪畔石叢嗽
半是流聲半是泣楚山白壁原自瑩囓、笑彼青蠅聲塵世已
無太史簡穢乘何能壽爾名惟有夫人嶺上月北原高下歲寒
雪當年携所正氣俱形有銷時光不滅

和荅陸華星見贈韻

大雅久淪寂編懷遺世賢方袍留古貌枯管送華年靜抱一湖
月間吹五岳烟何須尋剡棹老友驛祠邊

沈文學麟生字丹綬南直隸宣城人也沈氏于宣城為上姓至明
亡尤多才留守壽崇殉承天壽堯以諸生殉南都、副史壽嶽
殉蒼水江上之難而壽林則東林眉目當世所稱耕岩先生者

也文純為副史長子雅藻翩、丙戌後棄諸生已亥後削髮初
緘于靈巖儲公居堯峯法名大猷字用無又在筇在已而之姚
江之黃竹浦依梨洲兄弟以居築聽龍菴于山中尤與晦木唱
和相得叢林稱為聽龍大師其後亦嘗居慈溪之寶峯而寓鄞
尤久每歲一至江西鄒職方勉名殉難其子為父學所匿鄞有
南湖九子之集每設一席以待寓公之有節存者文繼首豫焉
所著有蟄茶經

贈林蠻菴

陶公山右明州東簪岩應答日光瞳上有奇人來洞府石臼煜
燁雲烟中文詞投藻揚金殿驚驚驂騑人爭羨風氣居然文種
遺雪梅霜松傲寒晏樓臺百尺岸層霄指點蒼涯積水遙有時
星辰寒翁島有時桴鼓暗靈樞官奴城上傷明月鎖翠亭中吊

歲薇屈指天涯復幾人
稜、鉄石支窮骨

林監軍日宣字君言一字萬莽閩人也嘗仕閩中己丑庚 鉄

錢蟄菴舉者舊于歸來閑留飲以詩見贈次答

鉄骨稜錦盡碩耆一樓高會正當期
竹林酒裏留天地風雅壇

中書使與鬼我尋因下下字去書更去之也工凡自元木家

重壓倒城碑絕妙詞

浮屠藥山大畧已見倪評事但不知其在家姓氏及出世之詳惟從董文曉日集中知其有托而述者評事在湖南社亦嘗拉之唱和予求其詩集不得從評事殘集中得偈一首

春日端木居士見過以偈語作問荅

易讀有聲句難看沒字經端木
古今原沒字佳句半無聲
藥山有真都是假無死可全生
端木死生均一幻真假西沉冥
藥山

續老舊卷五十

全祖望謝山選

南湖九子之一

錢徵君光繡字聖弓一字蟄菴知甯國府敬忠子也少隨父僑居
硤石因盡交浙西諸名士已而隨侍游吳中宛中南中盡交江
左諸名士是時社會方殷四方豪傑俱游江浙間因盡交天下
諸名士先生年甫及冠諸宿老俱重之甬江聲氣之盛自董陸
四先生首與東林相呼吸次之為王華諸生而繼之者先生也
講學則師名齋設禪則師木叔海岸論文則師牧齋友朋所嚴
事者則夏瑗公楊維斗姜如農陳臥子林茂之薛更生陳元倩
陸鯤庭翁垣人黃九烟萬允康祝開美徐闢公麻孟璿沈景山
耕岩吳次尾沈昆銅沈君牧碩子方碩星源孫克咸錢開少張

沁水李叔則陳定生閻古古查方舟巢端明金道隱張仁菴徐
蘭生設仲木徐元漢余設心周子佩方爾止陸水修皆魁傑不
羣之選其後或殉國難或稱高士者也石齋門牆高峻然雅愛
先生贈以法廬之銘法廬先生硤中齋石也甲申春上書南樞
史公請急引兵勤王以救京師之困而先生以飛騎追遷漕舫
沸資盜糧史公荅以其具曉忠懷即圖進發救王請制先生累
言于當道深以立馬量江為憂陳元倩方按河南乃檄先生知
舞陽以親老辭不就而力經營周仲馭之獄俄而國亡從兄忠
介公舉兵越中先生居硤中知事不可為不赴硤中亦舉兵先
生不豫自此佞佛益甚自署寒灰道人先生居吳中久已習其
況味談者四出必有明理一茗一粥非其手製無可意者故不
輕過人食亂後歸甬構葺菴菴誠園歸來閻先生之逃儒入墨

雖其宿根所近然日日啖菟羹作牛心炙飲醇酒依然本先贈公堂語之曰狐非狐豕非豕駘駘史所謂獺也駘非駘焉非馬龜茲王所謂騾也每設西竺家書娓娓不倦然其與法幢和尚論素位以為必如蘇武洪皓方為素位並非隨波逐流之謂此則儒門之偉論也沈侍郎延嘉為當道所迫先生致書戒之侍郎故無出山意而先生之箴規則三代遺直也先生平日風流蘊藉蕭散自喜晚年感懷家國漸以蕉萃遂成心疾戊午之夏忽以憤懣自我聞者傷之先生性煩褊其所不合莫之能挽一生以反朋為性命極縞紵之勝頑有為士論所不與者硤中周孝廉五重先生素不與諧詆之為僮父硤中舉兵五重司其事也而軍敗死節先生以舊憾仍力罵之于是頗招謗議謂先生陷五重而殺之雖同學林竊堂高隱學俱疑之已而知其無是

事始招先生入社不然幾遭割席矣先贈公曰近來文人之爭
莫如陸鯤庭陳元倩然鯤庭以乙酉死節論者謂足不負鯤庭
也蟄菴縱于五重有恨及其大節如此猶多詆罵則宜乎致此
詩議矣然蟄菴禍則有之謂五重由之而死則未必也先生後
人甚微所著崇慕堂集忠介之子濬藏之予嘗為刪汰論定而
存之

書壁

交滿天下無濟緩急名滿天下無闕損益不如息畊抱甕而設
優哉游哉樂我晨夕

俎上翁

落日照高俎阿翁行就烹他年五鼎食慙愧一杯羹

告衣巾詩以徐渭恭謁孝陵首句起韻仍用洪武韻續成
之得

二百年來一老生每播忠孝勵生平狗屠有策干卿相牛膾無
衣溷姓名南渡祇應供麥秀燕雲何處酬冬青祖龍詫具鞍山
力方寸嶺寄剗不平

二百年來一老生詞壇負勢濫先登中郎倒屣迎王粲文舉通
家謁李膺此日人琴空有痛他年史館更安憑敢辭後死斯文
責業在明山照汗青

二百年來一老生功名唾手竟何成不因屢刖漸知過賴有微
吟荅聖明白髮未盈嗟髻短青衫纔脫舉身輕瘦野間向山中
打踏盡相聲并水聲

二百年來一老生也曾作賦也諉經空名博得衣巾在血性蓬

疑廟社憑蛟兔漫矜三窟穩飢鴟乃為一身盈怪人薰灼翻成
啞何必邯鄲夢始醒

壬寅醉月

江城歲事正紛紜野老空山搃不聞道不行與原有命身將隱
矣焉用文椒花酒許頻、勸梅子香宜細、焚弱女勝無聊自
述杖藜明日且看雲

卜居

不是紫桑靈士家也應學種邵陵瓜卜居已近三分水開園仍
存半畝花自喜投閒偕鹿豕無煩向歲嘆龍蛇桔槔伊軋聲初
歇又見漁村落炤斜

中秋感懷

兩度中秋夢裡過淒涼無奈月明何山間戎馬迷樵徑江上烽

烟接釣蓑生已不師安事樂愁當難遣急須歌姮娥自是怜蕉
悴偏向牀頭湧素波

李杲堂再舉耆舊會于東齋次韻

不覺身將老浮沉異世同灌園依漢丈耕隴事龐公作苦全吾
恭安貧了夙衷偶然成聚首莫放酒杯空